

中亚安全和阿富汗毒品

杨 恕 汪金国

【内容提要】 中亚五国独立以后,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毒品生产在五国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阿富汗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毒品生产国之一,其鸦片生产已占世界总量的3/4,且有一半以上输出到中亚,使这一地区成为重要的毒品生产和转运中心。事实表明,阿富汗和中亚的毒品已与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势力结合在一起,严重危害了地区和国家安全。

【关键词】 阿富汗 毒品 中亚 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 杨恕,1947年9月生,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 教授;汪金国,1971年2月生,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讲师。(兰州 730000)

中亚五国独立伊始,安全问题就开始困扰它们。1992年春夏,主张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塔吉克斯坦反对派利用从阿富汗输入的大量军备建立武装,与政府对抗,并在阿富汗建立了流亡政府,使国家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乱。从此,暴力恐怖活动就中亚蔓延开来。这些非法活动从一国扩展到多国,从军事冲突升级到袭击国家领导人。1997年4月塔总统拉赫莫诺夫遇刺受伤;1999年2月塔什干发生谋杀乌总统卡里莫夫的系列爆炸案;同年夏,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发生国际人质事件……这些活动严重影响了中亚各国的社会稳定。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从事上述恐怖活动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与阿富汗有密切联系,它们在阿富汗设有自己的基地。为了制止阿富汗对中亚安全的危害,1996年10月,哈、吉、塔、乌、俄五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联合声明,制定了对阿富汗的共同政策;2000年8月,哈、吉、塔、乌四国总统在比什凯克会晤,讨论对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并通过了协议。其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指出,阿富汗已成为恐怖主义的训练场,塔利班在毒品交易中所获得的资金使其能够随意训练伊斯兰武装人员,并推行自己的伊斯兰生活方式¹。今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发表文章,指出国际恐怖主义把中亚视为易于扩张的薄弱地区,强调中亚国家处在反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最前沿。他还表示,恐怖主

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同毒品走私密不可分,它们用毒品收入来破坏地区的局势稳定^④。普京总统上任不久,与塔总统拉赫莫诺夫通话。两国总统一致认为,阿富汗局势不仅危及到中亚的稳定,而且危及到独联体国家的稳定。中亚国家及俄罗斯就阿富汗与中亚安全问题的多次表态说明,阿富汗已成为影响中亚安全的重要因素。

一 阿富汗的毒品

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在19世纪就开始了,尽管开始较早,但其规模一直不大,作用也很有限。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并没有把阿富汗看作一个毒品生产国,这种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变化。

1979年12月24日,苏联军队为了对失去控制的阿富汗局势实施干预,恢复自己在阿富汗的影响和利益,大举侵入阿富汗。苏联的这一举动,立即在阿富汗和全世界激起了强烈反对。正在与苏联进行全球角逐的美国抓住这一时机,支持阿富汗的抵抗力量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反苏战争。美国的资金、武器装备、技术乃至情报特工人员源源不

¹ Ramtanu Maitra: Foreign - Backed Taliban Armies Threaten Central Asia.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Sept. 8, 2000, Vol. 27, No. 35, p. 56.

^④ 见《参考消息》:《“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毒品生产已占世界总量的3/4》,1999年12月13日,第1版。

断地进入阿富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以及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也积极支持阿富汗的反对派以武力抗击苏军和苏联支持下的政府。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使阿富汗陷入了空前的混乱。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经济趋于瘫痪,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完全失去作用。各个反对派组织尽管在反苏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毫不妥协。他们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或所代表的外国势力争吵不休,甚至大动干戈。这种战乱使阿富汗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已不可能存在。战争的巨额消耗和生存都需要资金的支持,这就为毒品这种简单、低成本又有高额利润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20多年来,国际毒品生产和消费也迅速增长,为阿富汗的毒品生产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据估计,世界毒品交易总额超过5 000亿美元,吸毒人口超过2亿,其中约1.5亿人使用海洛因或鸦片。巨大的世界毒品市场成为阿富汗毒品增产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禁毒计划的资料,1999年阿富汗的鸦片产量是1986年的11.5倍,达到4 600吨,占世界总产量的63%。阿富汗气候干旱,农业生产条件不好,但很多地方适于种植鸦片。正常的农耕很难给农户带来较好的收益,而种植毒品则可以使农民获得高得多的收入(当然,更大的利润是由贩毒者获得的)。从联合国毒品控制计划中可以看出在阿富汗境内鸦片和小麦种植收入的巨大差异:1999年阿富汗每亩土地种小麦收入是107.3美元,而鸦片种植的收入则为1 549.3美元。阿富汗的人均国民收入低于300美元,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在这样的国家里,鸦片种植的高额收入会激起人们怎样的热情,是不难想象的。

这里还需要指出,1999年阿富汗所产4 600吨鸦片的97%来自于塔利班控制地区¹,也就是说,塔利班政权掌握着世界鸦片生产的决定权。除鸦片种植外,阿境内还有相当规模的毒品加工生产,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阿方一侧(巴境内也有不少)。阿生产的大量毒品以多种方式、沿多个方向迅速流入世界毒品市场。阿富汗的贩毒集团是毒品输出的主要承担者。它们规模不等,组织严密,有各种各样的背景,有些就是官

方机构,与国际上不同的贩毒集团进行合作,是国际贩毒集团在阿的代理者。阿富汗的各个贩毒集团在不同地区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控制着毒品的种植、加工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它们主要从事毒品的大宗贸易。除了贩毒集团之外,还有一定量的毒品销售是分散进行的,不少难民是毒品的带出者(难民也是贩毒集团的利用对象)。大量事实表明,毒品的生产和销售已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和资金来源。

二 中亚的毒品

阿富汗的周边国家都是其毒品的输入地区,其中最主要的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亚各国。进入中亚各国的阿富汗毒品,占阿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同阿富汗一样,中亚的毒品种植也有较长的历史。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基本消灭了毒品的生产和消费。但随着苏联的解体,灾难重又出现了。实际上,在苏联解体前若干年,毒品生产的问题就已存在于中亚的某些地区,有的还很严重。中亚的毒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鸦片,另一种是野生大麻。鸦片主要生长在土库曼斯坦东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塔吉克斯坦东南部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地方。野生大麻则广泛生长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哈萨克斯坦的楚河流域等地区。中亚五国独立以后,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权力和威信降低,生产严重滑坡、通货膨胀、贫困人口明显增加、社会矛盾激化、治安恶化,等等。这些因素为毒品的生产和销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近在咫尺的阿富汗又把毒品这股祸水推进了中亚,使中亚的毒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达到了惊人的规模,整个中亚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生产和转运中心之一。我们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来说明一下这一问题。哈独立以后,毒品犯罪率连年高速上升,1996年与1995年相比,增长了29%,而与独立前的1990年相比,增长了3.5倍^④。据哈内务部公布的资料,1997年收缴了31吨毒品,

¹ Ramtanu Maitra: Afghan Drugs: Gold to the Taliban.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Sept. 8, 2000, Vol. 27, No. 35, p. 61.

^④ 哈° 统计局 - 1997年 1月 1日 至 1996年 12月 31日 的统计资料 a 1996 年 12月 31日 至 1997年 1月 1日。

总值约2 500万美元(1991年仅9吨)。^①在江布尔州和南哈萨克斯坦州(原奇姆肯特州)的楚河流域,由于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到处都生长着野生大麻,总面积达15万公顷,据专家估算,每年可产大麻6 000吨。野生大麻有很强的存活能力。苏联时期,政府多次组织行动,使用燃烧以及化学方法等,力图清除这一地区的野生大麻,但到了第二年,野生大麻生长得更加繁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好派军队看守。苏联解体后,军队撤走了,毒品立刻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一下子泛滥开来。每年6月~11月,毒品走私分子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收集野生大麻,以获取暴利。除野生大麻之外,哈萨克斯坦境内南哈萨克斯坦州(原奇姆肯特州)、江布尔州、克孜勒奥尔达州等地鸦片种植面积也不小,是另一类毒品出产地。近年来,又发现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地方出产麻黄(制造冰毒的原料)。哈萨克斯坦不仅生产毒品,而且在毒品转运和贸易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据报道,哈南北部的毒品价格之差竟达30%~35%,输出境外则有更多的利润。哈自产的毒品和中亚其他国家的毒品,以及大量的阿富汗毒品,经过哈转往欧洲、俄罗斯甚至亚太地区的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拉美、尼日利亚的犯罪团伙介入哈萨克斯坦的毒品贸易,而哈萨克斯坦的贩毒者也加入到国际贩毒活动中^④。目前,哈萨克斯坦的毒品生产和转运在地区中的作用已仅次于阿富汗,占第二位。由于哈的毒品问题已成为区域性乃至世界性问题,联合国曾做出计划,在1998年年底前向哈拨款4 500万美元,用于清除野生大麻、戒毒和人员培训。中亚国家转运和输出毒品主要有四条路线:第一条,从阿富汗的赫拉特地区经过土库曼斯坦,然后经高加索进入土耳其,这一路线以运输鸦片为主;第二条,从阿富汗北部和塔吉克斯坦经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进入西欧,主要运输海洛因;第三条,从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经塔什干、莫斯科进入西欧,也以运输海洛因为主;第四条经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去西欧,也运输海洛因^⑤。应该说明的是,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最重要的毒品种植加工和转运地区,加之这里武器贩运及各种极端势力活动猖狂,致使这一传统的经济、文化、宗教中心成为一个罪恶的摇篮。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阿富汗和中亚国家

的毒品市场大体上是同时发展起来的,由于阿富汗和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特别是苏联解体使边界失去有效控制,两个毒品市场便很快连在一起。阿富汗毒品有60%以上进入了中亚国家,之后又与中亚毒品一起进入世界毒品市场。在中亚毒品生产和交易方面,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起了特殊作用。一方面,它们鼓励毒品生产,并以此作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它们用军事手段开拓市场,武装力量到哪里,就把毒品带到哪里,并用恐怖主义手段保护和发展毒品交易。中亚国家的毒品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与阿富汗势力的参与有很大的关系。深受其害的塔吉克斯坦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毒品在一个地区迅速发展需要具备这样一些条件:1. 适宜的种植条件,这一点对世界多数地区来说都是存在的;2. 政府鼓励毒品生产或对毒品的控制缺乏有效性;3. 国际贩毒势力的介入,其作用一方面是为毒品提供一个广大的市场,同时提供金融、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不少证据表明,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参与了毒品交易,使毒资以方便、安全的方式转移,这对大宗毒品交易来说非常重要;4. 各种极端势力的参与。毒品是一种非正常消费品,它满足人们的非正常生理和心理需要。毒品市场的形成和运作,完全与正常贸易不同,超高额利润和巨大的风险促使毒品交易者采取极端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种情况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很类似,因此,在很多地方,三者往往结合在一起,这已成为一种规律。非正常需要——非正常手段——非正常目的是联结它们的纽带。

前已述及,在国际反毒力量的打击下,南美、泰缅边境的“金三角”等地区的毒品生产已有所减少,但阿富汗—中亚的毒品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中亚各国政府一直努力与毒品作斗争,国际禁毒力量也与之合作,力图遏制毒品在中亚的蔓延,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整体上看,效果并不理想,阿富汗的形势则更加严峻。由于阿富汗各派政治力量都在鼓励生产毒品,使毒品完全在毫无控制

^① 《土库曼报》,13 月 5 日 1998, 页 6。

^④ 《土库曼报》,31 月 1998, 页 6。

^⑤ Ramtanu Maitra: Afghan Drugs: Gold to the Taliban.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Sept. 8, 2000, Vol. 27, No. 35, p. 61.

的条件下泛滥,国际禁毒力量也一直未能进入阿富汗,阿富汗成了毒品的天堂。两年来,塔利班政权几次宣布要减少和禁止毒品种植,但这些禁令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效力,目前还难以做出较为准确的估计。阿富汗积存的毒品有多少,有多少会继续进入国际毒品市场,则更难预料。这里需要关注一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阿富汗毒品的态度。如前所述,阿富汗毒品的直接输入国是它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美国的盟国,在对美关系上程度不等地存在障碍,更有国家如伊朗,和美国有严重的利害冲突。另外,美国远离这一地区,阿富汗的毒品尚未直接威胁到它,美国乐意看到毒品及其他灾害在这一地区肆虐,破坏这些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至今放任阿富汗毒品发展的原因,对比美国对待阿富汗毒品和哥伦比亚毒品的态度,可以明显看出其间的巨大差别。

三 困扰中的中亚安全

阿富汗毒品大量进入中亚国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对此,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分析。中亚五国独立以后,亟需一个安全、稳定、和平的环境来恢复和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然而,种种极端势力的大量进入严重干扰了中亚五国局势。中亚五国独立不久,阿富汗的宗教极端势力就进入了塔吉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反对派结合在一起,以武装对抗的方式力图夺取政权,企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治的混乱和经济的崩溃,使新生的塔吉克斯坦落进了苦难的深渊,至今未能恢复,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塔的动乱也扩大到周边国家。突出的事例是,1999年8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发生人质事件,从塔吉克斯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的匪徒迅速控制了大片地区,声称要在吉、乌、塔交界地区建立伊斯兰宗教国家。为了躲避战乱,不少当地居民逃往北方,甚至迁出吉尔吉斯斯坦。吉政府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将匪徒逐出国土,但已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事态平息之后很久,还有不少难民不愿回归居所,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东北部也发生了政府军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的激战。虽然在土库曼斯坦还未发生武装冲突,但毒

品引起的麻烦也不断发生。1996年在土库曼斯坦发生与毒品有关的案件2102起,查处毒品种植案436起。1997年1~9月,查获通过土转运到中亚和欧洲的大麻毒品达46吨¹。哈萨克斯坦的情况比土库曼斯坦更糟,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上述的这些情况,使国家安全和稳定受到极大破坏。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中亚各国不得不从十分拮据的国家财政中拨出经费来保持或扩大军事及安全力量,这对恢复中的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事实表明,由于极端势力的介入,在中亚五国及其周边地区暴力冲突的危险在增加,反对现政权并以武力进行国家分裂是这些极端势力的共同特征之一。

独立后的中亚国家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难,随着毒品的泛滥,大量资金进入地下毒品交易,不能发挥社会效益,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流到境外。毒资的另一个流向是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被“洗”过的毒资转为投资进入交通、建筑、工业等部门,到了适当的时候,贩毒集团就对某些部门有了一定的控制能力,它们将按自己的意志建立另一个社会。此外,毒品交易还在政府、军队、海关、金融等多种机构中培育着腐败。越来越多的人吸毒,特别是青少年吸毒,使人口素质下降、劳动力素质下降,劳动生产效率降低,患爱滋病等疾病的人数迅速上升,大大增加了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总之,毒品严重干扰了中亚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

以上我们评述了阿富汗毒品对中亚安全危害。令人担忧的是,这一局面至今未能得到控制,甚至有所发展。目前,尽管有关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大都属于治标的办法,对阿富汗毒品这个“本”基本没有触及。应该认识到,对毒品如不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截其流,断其源,那就不可能遏制它的扩散。有关国家应该认真地就此问题进行协商,发挥共同的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目前的局面,否则,会出现更大的灾难。

(本成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号为99BJG003)

(责任编辑 张佩贤)

¹ 《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年鉴》(1997年),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340页。

Stalin's Approach to Lenin's Reform Ideas in His Later Years

In implementi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his later years, Lenin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deas and measures concerning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al reforms at the 10th and 11th congresses of the Bolshevik party as well as in his later works. These ideas involved the separation of party and state functions, the restriction of excessive individual power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etc. However, when Lenin was critically ill and when the power struggle among Bolshevik leaders became more acute, Stalin maneuvered against Lenin's reform propositions. Consequently there was the more serious Soviet party substitution of government role and the more power concentr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individuals. From this we can see the differences of perceptions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structure between Stalin and Lenin as early as in the early 1920s and get a feel of Stalin's model of socialism that was to develop later.

Security of Central Asia and Afghan Narcotic Production and Trafficking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1991, drug production has increased very quickly. Afghanistan has long been the biggest drug producer in this region since 1970s. Opium production there made up three-fourths of the total in the world and half of its opium products was transferred to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region became a drug production and trafficking hub. Facts have proved that narcotic is always interwoven with terror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in Central Asia and Afghanistan, hence a threat not only to national security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but also to security of the whole reg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s in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s in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is quite complicated. While the high cost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s unfavorable to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se countries becomes mutual-productive as they proceeded with each promoting the other. Privatization of economies provides broader social bases for multi-party parliamentary system, while political system changes give more priority to market orientation and privatization, thus neutraliz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economic transition to a certain extent.